

考證北宋「圓通大師」——兼談「西園雅集」的真實性

祝開景^{*}

摘要

據說北宋時一駙馬王詵在其府中，邀約了些文界名流，包括了蘇軾、蘇轍、黃庭堅、秦觀、圓通大師等共十六人。這些人都極具盛名，人們稱此聚會為『西園雅集』。在場的李公麟對此作了幅《西園雅集圖》；而另一在場的米芾，又為文《西園雅集圖記》。後世許多名畫家、書家，憧憬這個故事，也紛紛仿摹。中國、日本、朝鮮畫壇的題材，也受到雅集的深遠影響。

然而『西園雅集』到底有無其事？李畫已不存，歷史上除了米芾的《圖記》外，找不到直接的證據。九百多年來，不少學者對雅集發生的時間、地點，參與的人士，都沒有確切的說法。如說『西園雅集』並無其事，也只能算是一種猜測。

目前有許多人以為『西園雅集』中的『圓通大師』即日本渡宋僧大江定基。本文對雅集參與諸人的生平做了較深入的調查。由史料和多部高僧傳記裏找出了三位北宋時都被皇帝敕號『圓通法師』的：寂照（即大江定基）、懷賢、和法秀。本文以所得事據，推論了『西園雅集』中的『圓通大師』不可能是大江定基，也不可能是懷賢，只有可能是法秀。

本文對所謂『西園雅集』，就其發生的時間、地點、人際間的關係作了釐清，排除了些誤解，就其發生的條件作了壓縮，對某些《雅集圖》和《雅集圖記》的真偽，表達了看法。

關鍵詞：西園雅集 圓通大師 大江定基 法秀 蘇軾 李公麟 米芾

一、「西園雅集」的典故

據說北宋中葉，當時的駙馬王詵在其府中西園，邀約了些文界名流聚會，其中包括了蘇軾、蘇轍、黃庭堅、秦觀、李公麟、米芾、圓通大師等共十六人。這些都是些極具盛名的文人、書畫家。人們稱此聚會為「西園雅集」。當時在場的大畫家李公麟對此盛會作了幅畫，後稱之為《西園雅集圖》；而另一在場的大書法家米芾，又以文字對此畫中情景，以及十六人每一位的裝束、舉止作了描述，是為《西園雅集圖記》。這篇《圖記》寫的是：

李伯時(公麟)效唐小李將軍為著色泉石。雲物草木花竹皆妙絕動人，而人物秀發，各肖其形，自有林下風味，無一點塵埃之氣，非凡筆也。其著烏帽黃道服捉筆而書者，為東坡先生；仙桃巾紫裘而坐觀者，為王晉卿；幅巾青衣，據方几而凝佇者，為丹陽蔡天啟；捉椅

^{*} 祝開景 1944 年生，祖籍廣東，台灣大學電機 1966 學士，美國哈佛大學應用數學 1972 博士。多年在美從事電腦及資訊科學研究，並公司管理經營。曾任職 IBM, Adobe, 北美工研院公司等。現退休，居美國加州。

而視者，為李端叔；後有女奴，雲環翠飾侍立，自然富貴風韻，乃晉卿之家姬也。孤松盤鬱，後有凌霄纏絡，紅綠相間。下有大石案，陳設古器瑤琴，芭蕉圍繞。坐於石磐旁，道貌紫衣，右手倚石，左手執卷而觀畫者，為蘇子由。圍巾繭衣，手兼蕉箒而熟視者，為黃魯直。幅巾野褐，據橫卷畫淵明歸去來者，為李伯時。披巾青服，撫肩而立者，為晁無咎。跪而作石觀畫者，為張文潛。道巾素衣，按膝而俯視者，為鄭靖老。後有童子執靈壽杖而立。二人坐於盤根古檜下，幅巾青衣，袖手側聽者，為秦少游。琴尾冠、紫道服，摘阮者，為陳碧虛。唐巾深衣，昂首而題石者，為米元章。幅巾袖手而仰觀者，為王仲至。前有鬍頭頑童捧古硯而立，後有錦石橋、竹徑，繚繞於清溪深處，翠陰茂密。中有袈裟坐蒲團而說無生論者，為圓通大師。旁有幅巾褐衣而諦聽者，為劉巨濟。二人並坐於怪石之上，下有激湍淙流於大溪之中，水石潺湲，風竹相吞，爐煙方裊，草木自馨，人間清曠之樂，不過於此。嗟呼！洵湧於名利之域而不知退者，豈易得此耶！自東坡而下，凡十有六人，以文章議論，博學辨識，英辭妙墨，好古多聞，雄豪絕俗之資，高僧羽流之傑，卓然高致，名動四夷，後之覽者，不獨圖畫之可觀，亦足彷彿其人耳！¹

這個故事以後促成中國士人興尚雅集之風。後世許多名畫家憧憬當時場景，也紛紛仿摹。中國歷朝以來，像馬遠、劉松年、趙孟頫、仇英、唐寅、石濤、費以耕、華嵒；朝鮮的金弘道，日本的狩野永岳等等，許多名家都作有《西園雅集圖》。「西園雅集」在人物畫和書法上，對於中國，以至於鄰邦朝鮮、日本都有深遠的影響。



(圖1) 清·華嵒《西園雅集圖》·上海博物館藏

二、前人對「西園雅集」的考證

¹ 傳 宋 米芾撰《寶晉英光集—補遺》（台北：台灣學生書局，1985）卷2，頁153—155。

然而「西園雅集」到底有無其事？李公麟畫早已不存。歷史上除了米芾的《圖記》以外，人們找不到直接的證據。十幾位雅集中北宋文豪大家，留下傳世名篇裏，竟無發現任何提及有此「西園雅集」一事的。

明清以來，不少學者有很多的研究。對於雅集發生的時間、地點，參與的人士，都沒有確切的說法，直是衆說紛紜，莫衷一是。甚至有人覺得「西園雅集」並無其事，但這也只能算是一種猜測，想其不當然耳，也一樣的沒有真的證據。近代 1968 Ellen J. Laing (梁愛詩論)²和 1997 衣若芬³都有相當詳細的論文，算是具有代表性的。

限於篇幅，我們在此不再詳述，只將迄今瞭解到前人的說法，約略概括如下——

北宋李公麟沒有一幅與米芾《圖記》描述相符的《西園雅集圖》留下。李公麟或作有不同的《雅集圖》傳下（但又失傳了），讓後人仿摹，其題材可能是數次不同的地點、時間和人物的雅集，不是米文的那場「西園雅集」。明代以後的《西園雅集圖》有與米芾《圖記》場景有描述完全一致的，當是其後來畫者已見到過米文的結果。

「西園雅集」的舉行，或以為在宋熙寧至元豐二年之間 (1068-1079) 在駙馬王詵西園；或以為在宋元祐年初 (1086—1087) 在趙德麟府邸³。特別是清人王文誥提出的元祐二年 (1087) 最為後人所引用^{3,4}。也有人說這「西園雅集」即是上兩次文人聚集的想象集合。

三、「西園雅集」真實性的再探討

筆者認為在此電腦、網絡、訊息廣被的新時代，古今中外零散紛亂的資料，有了較好蒐集、查證、對比的工具。或許值得我們對這個九百年來的老謎團，再去作個新研究的嘗試。

為方便瞭解參與雅集人士間的關係，我們先將北宋有關皇帝年號，當時政情，和此十六人的生卒年份排列於下：

| | |
|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真宗 (998-,景德 1004-,1022) | 王詵(晉卿)(1036-1093 後, 或 1048-1104 後) |
| 仁宗 (1023-,景祐 1034-,1063) | 李公麟(伯時) (1049-1106) |
| 英宗 (1064-1068) | 蘇軾(東坡) (1037-1101) |
| 神宗 (熙寧 1068-1077;元豐 1078-1085) | 蘇轍(子由)(1039-1112) |
| 哲宗(元祐 1086-1093;紹聖 1094-1097; 元符 1098-1100) | 黃庭堅(魯直)(1045-1105) |
| 徽宗(1101-1125) | 秦觀(少游)(1049-1100) |
| | 米芾(元章)(1051-1107) |

² (美) Ellen Johnston Laing (梁愛詩論) “Real or Ideal: The Problem of the Elegant Gathering in the Western Garden” in *Chinese Historical and Art Historical Records*, *J.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*, Vol. 88, No.3 (Jul-Sep., 1968), pp. 419-435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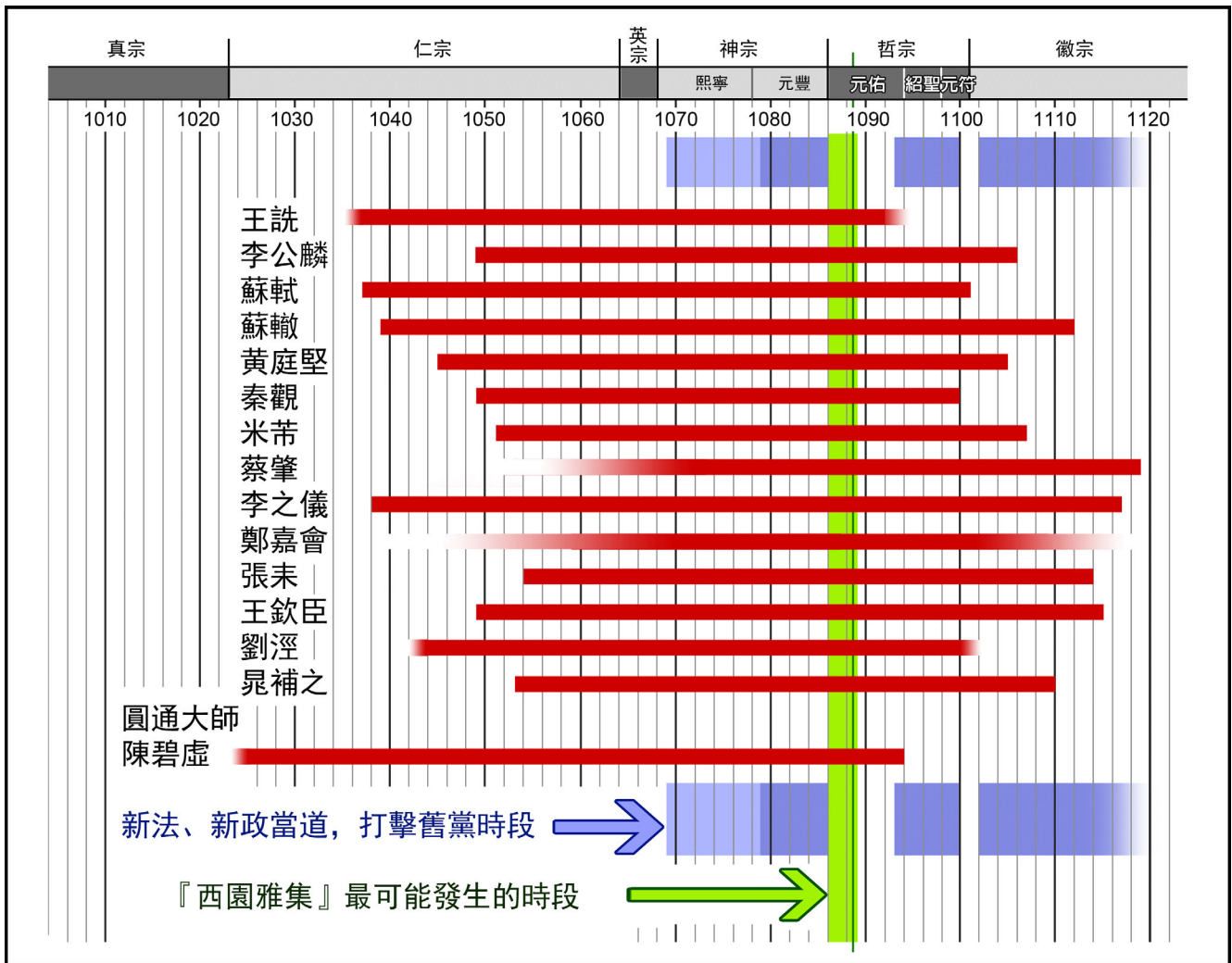
³ 衣若芬：〈一樁歷史的公案——「西園雅集」〉（台北：中央研究院《中國文哲研究集刊》第十期 1997年3月 頁 221-268。

⁴ 清 王文誥撰：《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總案》（台北：台灣學生書局，1987年），卷 28，頁 1002。

新法、新政當道，打擊舊黨期間：
(1069 - 1085), (1093-1100), (1102 -)

蔡肇(天啓)(?-1119)
李之儀(端叔)(1038-1117)
鄭嘉會(靖老)
張耒(文潛)(1054-1114)
王欽臣(仲至)(1049-1115)
劉涇(巨濟)(1043?-1100?)
晁補之(無咎)(1053-1110)
圓通大師(?)
陳碧虛(景元)(1024/1025-1094)

並表示於附圖 2 中：



(圖 2) 北宋時「西園雅集」十六人生卒年關係

如果米芾《圖記》所言為真，這十六人確能同聚一處於駙馬王詵的西園，那這地方也只可能是京城汴梁了。我們要就蘇、王、李、米等十六人之間的關係，相互交往的時間，特別是共同在京時間，作為查驗根據。

十六人中爲官者，都是仕途坎坷飽嘗沉浮之苦。蘇軾即是於元豐二年（1079年）以「烏台詩案」，貶赴黃州。同案入罪的還有王誥、蘇轍等。哲宗即位，老人重被啓用。王誥 1086 復官，蘇軾亦被召還朝。在 1086—1089 在京期間，蘇軾升任翰林學士。1089 年出任杭州太守。雖然在 1091—1094 間蘇軾尚有數次回京，都是爲期短暫。1094 年蘇再被貶惠州，1097 又被貶海南。同一期間像黃庭堅、秦觀、李之儀等都被貶放。「西園雅集」十六人中即有八人後被朝廷列於「元祐奸黨」（所謂「舊黨」）之中。

由以上的歷程，我們可以驗證「西園雅集」在京的發生點。前提及有人認爲是在熙寧至元豐二年（1079 以前）之間。但是這段期間十六人中，有些人年紀太小，蘇東坡當時應該還不認識——像他首會米芾（1082 於黃州），舉薦秦觀（1085 進士，元祐初蘇軾薦）等人，都是後來的事。

由此看來「西園雅集」在京的發生還是應在 1086—1089 期間，蘇軾時爲文壇領袖，獎掖後進，應駙馬王誥之請，齊聚名士於西園。清王文誥舉元祐二年（1087）的說法是有根據的¹。

雅集十六人之中，其他人間的生平，交互間的關係，後人也可有許多資料去查考。這裏面比較讓後人生疏的是米文中提到的，也是以後許多《西園雅集圖》都畫出的「陳碧虛」和「圓通大師」兩位。我們知道「碧虛子」是北宋道士陳景元的號；「圓通大師」是一位佛僧。

「圓通大師」到底是何許人，和其他人的關係又如何？現在有相當多人認爲圓通大師即是日本渡宋僧大江定基^{5,6,7}，現在網上 Google、《百度百科》、《互動百科》等，以至於一些日本網站多處都如是說。

筆者再就對「圓通大師」史料的查證，說明如下。

四、圓通大師 寂照（大江定基）

綜合宋《四明教行錄》⁸、宋《佛祖統紀》⁹、清《續往生傳》¹⁰，以及日本的《續本朝往生傳》¹¹等佛教資料，我們對日僧大江定基的了解是這樣的：

寂照，日本天台宗僧。又作寂昭。京都人，俗名大江定基，善文章。痛失愛妻後，頓悟人生無常，出家爲僧，改名寂照（988）。師事寂心、源信、仁海等。其後於（日本）長保五年（1003）渡海來宋，參謁真宗，敕號圓通大師。又至各處名山參訪，與宋朝僧界如智禮等討研佛理。...

⁵ 《中國美術辭典》，臺灣：雄獅美術出版社，1989，頁 276

⁶ 《百度百科》<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1800441.htm>（檢索日期：2011 年 1 月 31 日）。

⁷ （日）<http://www.shubido.net/proddetail.asp?prod=JP-9017>（檢索日期：2011 年 1 月 31 日）。

⁸ 南宋 宗曉（1151～1214）編《四明尊者教行錄》，又稱《四明教行錄》，收於佛教經典《大正藏》內。

⁹ 宋 志磐大師於（1269 年）撰成《佛祖統紀》，佛教通史。

¹⁰ 清 淨土宗第十一祖 實賢（1686—1734）著《續往生傳》。

¹¹ （日）大江匡房（1041—1111）著《續本朝往生傳》。

北宋和日本兩方面的史籍說的都是一致的。而後來《佛學大詞典》¹²和《大日本史》¹³都續有引述。大江氏正是日本平安時期的重臣和學者家庭。定基父大江齊光當過參議；大江定基出家以前也當過小官；而寫《續本朝往生傳》的大江匡房更是官至大藏卿，也恰是大江定基的四世姪孫。而《宋史》中對日本國（倭奴國）部份說有¹⁴：

景德元年（1004），其國僧寂照等八人來朝，寂照不曉華言（剛到宋一年，還沒學會說中國普通話！），而識文字，繕寫甚妙，凡問答並以筆札。詔號「圓通大師」，賜紫方袍。

可見「圓通大師」還是宋真宗給的敕號，當年一起覲見，由日本來的還共有八僧。宋人稱寂照善書，習二王（王羲之、王獻之）法，字體婉美。

寂照在宋遊歷，上山西清涼山，過石橋遇文殊菩薩神跡的故事是日本「能劇」中的一齣¹⁵。寂照年老後欲返回日本，為宋朝僧界所挽留，在姑蘇吳門寺。七十三歲時圓寂於杭州。時為仁宗景祐元年（日本後一條天皇長元七年，均指 1034 年）。

於是得到了結論：圓通大師 寂照（大江定基）的生卒是 962-1034。

對比於雅集內其他諸位生平，大江定基卒於 1034！這時除陳碧虛外，雅集內其他十四人都還沒出生呢！

由此發現，我們就有了個重大的結論：這位圓通大師絕無可能參與「西園雅集」的。許多人稱「西園雅集」中「談無生論」的大師即大江定基，這肯定是個人云亦云的錯誤。雅集圖中如有個日本渡宋的圓通大師，最多這是畫者的想象而已，不是真的。

五、圓通大師 懷賢（1015-1082）

另外有第二位北宋法師也號「圓通」的是懷賢。根據宋《圓通禪師行狀》¹⁶、宋《五燈會元》¹⁷和明《補續高僧傳》¹⁸的記載，我們知道：

懷賢，字潛道，姓何氏，永嘉（浙江溫州）人。天禧二年（1018 年）從永嘉西山受具戒，時年四歲。操行卓絕，又多才藝，工於詩、字、畫。絕口不提世事，雅性樂施所得。主潤州（即鎮江）金山寺。後隱於金牛山（丹陽東北）。節度使奏賜號「圓通大師」。元豐五年（1082）六十七歲圓寂於金牛寺。

¹² 丁福保《佛學大詞典》，（1912—1922）間編成。參考了日本織田得能等編的多種佛教辭典。

¹³ 《大日本史》日本江戶時期，1657—1849 間編成。見卷二百十六，列傳第一百卅三，文學四。

¹⁴ 元 脫脫等編《宋史》。見卷四百九十一，〈列傳第二百五十〉[日本國]部份。

¹⁵ （日）http://www.the-noh.com/en/plays/data/program_030.html（檢索日期：2011 年 1 月 31 日）。

¹⁶ 宋 秦觀（1049-1100）《淮海集》卷 36 中有〈圓通禪師行狀〉。

¹⁷ 宋 普濟（1179-1253）《五燈會元》，中國佛教禪宗史書。中有〈金山懷賢禪師〉篇。

¹⁸ 明 釋明河撰《補續高僧傳》有二十六卷。

蘇東坡、秦觀等曾甚多次遊潤州金山，與圓通、寶覺、佛印等法師先後交往甚密。蘇軾在 1071 年間有次拜訪了寶覺、圓通二位長老，就寫下了《遊金山寺》：

我家江水初發源，宦游直送江入海。聞道潮頭一丈高，天寒尚有沙痕在。
中泠南畔石盤陀，古來出沒隨波濤。試登絕頂望鄉國，江南江北青山多。
羈愁畏晚尋歸楫，山僧苦留看落日。微風萬頃靴紋細，斷霞半空魚尾赤。
是時江月初生魄，二更月落天深黑。江中似有炬火明，飛焰照山棲鳥驚。
悵然歸臥心莫識，非鬼非人竟何物？江山如此不歸山，江神見怪警我頑。
我謝江神豈得已，有田不歸如江水。

後來又有一詩《留別金山寶覺、圓通二長老》：

沐罷巾冠快晚涼，睡餘齒頰帶茶香。
艤舟北岸何時渡，晞發東軒未肯忙。
康濟此身殊有道，醫治外物本無方。
風流二老長還往，顧我歸期尚渺茫。

1076 年的《水調歌頭·中秋》：

明月幾時有？把酒問青天，不知天上宮闕，今夕是何年。
我欲乘風歸去，又恐瓊樓玉宇，高處不勝寒。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間。
轉朱閣，低綺戶，照無眠。不應有恨，何事長向別時圓？
人有悲歡離合，月有陰晴圓缺，此事古難全。但願人長久，千里共嬋娟。

也是在金山寫的。（此時此圓通應已離金山而去）。

有意思的是，蘇東坡頻訪金山，自說自道，瀟灑如此；而《補續高僧傳》¹⁸上說：

金山當孔道（交通繁忙），客至無虛日，師（圓通）頗厭之（覺得天天被客人打擾！）。

設或蘇東坡等過客少在金山那兒一再徘徊，這位圓通大師也不至於煩得遠遁金牛山了。（他把金山寺交給了後來的佛印住持？）

秦觀於 1082 年圓通逝後寫《圓通禪師行狀》，可知他與圓通大師懷賢當然也是過從甚密，知之頗深的了。

這位禪師懷賢會就是「西園雅集」裏的「圓通大師」嗎？懷賢固後生於大江定基，又與東坡、秦觀頗有交往，但懷賢是南方人，活動似均在江南，不聞有去過汴京的事。懷賢與蘇、秦的交往是在他們宦途失意之時。他於 1082 圓寂，這又早於我們前面判定「西園雅集」應在 1086—1089 間發生在汴京之論。所以我們也可以肯定：這位圓通大師懷賢必不是「西園雅集」裏的了。

六、圓通大師 法秀（1027—1090）

第三位北宋法師也號「圓通」的是法秀。我們在宋《五燈會元》¹⁷、宋《禪林僧寶傳》¹⁹和明《補續高僧傳》¹⁸都找得到有關他的記載：

京城法雲寺僧。字圓通，俗姓辛，秦州隴城（甘肅天水）人。受法於無為義懷禪師，盡得心傳。冀國大長公主聞其名，再三邀聘，請住法雲寺。他性格嚴厲，道風峻潔。時人皆稱其為「秀鐵面」。李公麟畫馬，黃庭堅作艷詞，皆受其當面指責。詩不多作，然皆精品。

這位圓通大師法秀，北方人，住持的法雲寺，就在汴京城，還是冀國大長公主特別邀聘的。而據查宋史，「西園雅集」主人駙馬王詵的妻子是英宗第二女，即魏國大長公主；而冀國大長公主是英宗的第三女。《宋史》的〈列傳第七 公主〉中說²⁰：

英宗四女。……帝第三女（後封稱冀國大長公主），與魏國（帝第二女）同生。……

這不就說明了封稱「魏國」、「冀國」的二位公主本是雙胞胎，是神宗的親姐妹？而且冀國公主正是駙馬王詵的小姨！

根據《五燈會元》的說法¹⁷，法秀這個「圓通」稱號，是神宗皇帝賜的。《禪林僧寶傳》¹⁹上說：

李公麟（伯時）工畫馬，不減韓幹（不差於唐代韓幹畫的馬）。秀（法秀）呵之曰：汝士大夫以畫名，矧又畫馬，期人誇以為得妙。入馬腹中亦足懼。伯時由是絕筆（李不敢再畫馬了）。師勸畫觀音像，以贖其過。黃庭堅（魯直）作艷語，人爭傳之。師呵之曰：翰墨之妙，甘施于此乎？魯直笑曰：又當置我於馬腹中耶？師曰：汝以艷語動天下人淫心，不止馬腹，正恐生泥犁（梵語：墮地獄）中耳！駙馬都尉王詵（晉卿）候師（某次等候法師），師方饌客。晉卿為掃墨竹於西軒，以遲之。師來，未及揖，顧見不懌。晉卿去，即漫之。

這裏說的是圓通大師法秀教訓李公麟、黃庭堅，並遇王詵怠慢的事。

這位圓通大師法秀生卒于（1027—1090）之間，比圓通大師懷賢年歲又小了一點。法秀住持的法雲寺就在汴京，他與公主、駙馬、李公麟、黃庭堅之間又有以上的故事；1086-1089間，特別是1087年，如果汴京有個駙馬邀集的「西園雅集」，其中的「圓通大師」還會是誰？必是此法秀無疑！

七、「西園雅集」實有乎？虛擬乎？

蘇軾和他的「蘇門四學士」等人都深具佛緣，去過不少寺廟，會過不少法師。佛教裏，「圓通」歷來本是個相當普通的稱號。即使是宋朝諸皇帝敕賜的「圓通大師」，也不止一位。筆者以上考證了北宋期，相近時間的三位「圓通大師」，三位都很特別，工詩、書、才藝又是很有意思的人。我們確切的推論出「西園雅集」中的「圓通大師」不可能是大江定基（寂照），不

¹⁹ 宋 惠洪（1071-1128）著《禪林僧寶傳》。

²⁰ 元 脫脫等編《宋史》，見〈列傳第七 公主〉。

可能是懷賢，也不可能是這三位以外別的稱為「圓通大師」的。「西園雅集」中的「圓通大師」就只可能是法秀了。

「西園雅集」確實發生過與否，頗多爭論。如果可能發生，此文就其時間、地點、人際間的關係作了釐清，就其發生的條件作了壓縮。

證明「西園雅集」絕無可能發生是很難的。諸多對其之為虛構杜撰的論點，也只能算是猜測而已，想其不當然，不能算作證明。有人提出的疑點是：為何除了所謂米芾的《圖記》一文以外，此次西園雅集完全沒有留下任何作品證據？從而引申到懷疑米芾的《圖記》是假的，是明代以後人的偽作。

就這一點而言，筆者有個解釋—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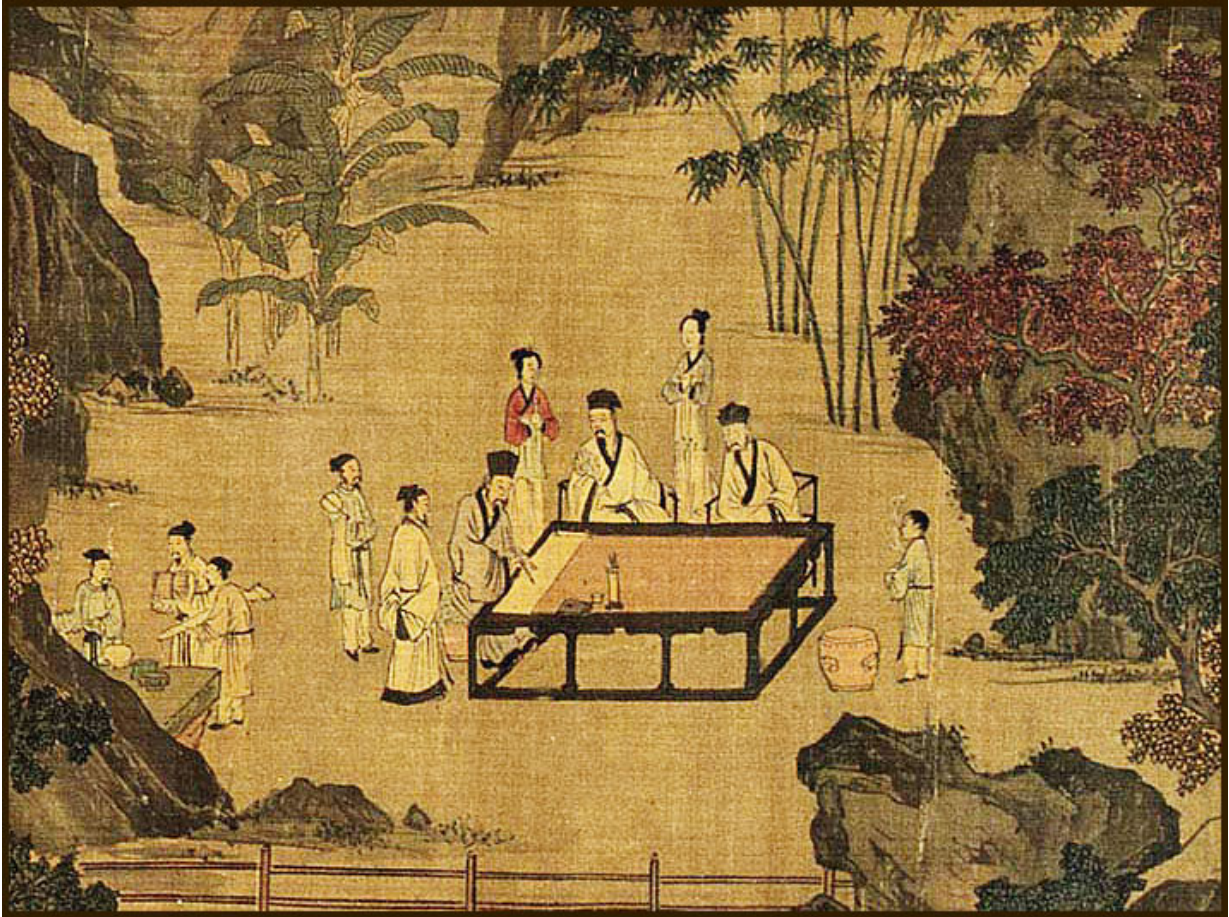
蘇軾、蘇轍、王詵、黃、秦等舊黨人士歷遭入罪、貶謫，新黨朝廷所追究的正是他們為詩、為文譏刺時政，結黨詆毀新法的事。烏台詩案發生之時（1079），御史台緝捕搜查，蘇軾家裡燒去他大部分與友人的通信和手稿，後來發現其殘存者不過三分之一。多年以後新黨去而復來（1093以後，見附圖2）全面恢復新政，最後像追究「元祐黨人」（舊黨）等情，勢必要以這些人之間的牽連關係搜羅定罪。想想看，如果有個「西園雅集」在前，又留下許多書畫詩詞記錄，對新黨而言豈不正是「反動派」、「反動集會」留下「反動作品」的串聯「罪證」嗎？「西園雅集」諸君後來有留下者，恐慌之餘，豈有不趕緊銷毀這些「罪證」之理？宋徽宗時，也確實下過詔，要焚毀三蘇、黃、張、晁、秦等人的文集（幸好尚有不少留了下來）。以上這些，也許就是我們後人沒見到「西園雅集」留下什麼記錄的一種原因了。

宋朝米芾的《西園雅集圖記》是真是假，確不好說。不過如果我們能證明米《圖記》是假的，是明以後的人造出來的，那麼像南宋傳劉松年這種《西園雅集圖》就有問題了。為什麼先前「南宋」的畫跟後來明以後才有的文字描述得一模一樣呢？

「西園雅集」傳聞已逾九百多年，對逸人軼事和畫史有興趣的，還可繼續研究下去。



(圖3) 宋·傳劉松年《西園雅集圖》(局部)·台北故宮博物院藏。



(圖4) 明·唐寅《西園雅集圖》(局部)